

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

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郗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

張無頗

長慶中，進士張無頗，居南康，將赴舉，游丐番禺。值府帥改移，投詣無所。愁疾臥於逆旅，僕從皆逃。忽遇善易者袁大娘，來主人舍，瞪視無頗曰：「子豈久窮悴耶？」遂脫衣買酒而飲之，曰：「君窘厄如是，能取某一計，不旬朔。自當富贍，兼獲延齡。」無頗曰：「某困餓如是，敢不受教。」大娘曰：「某有玉龍膏一合子。不惟還魂起死。因此永遇名姝。但立一表白，曰，能治業疾。若常人求醫，但言不可治；若遇異人請之，必須持此藥而一往，自能富貴耳。」無頗拜謝受藥，以暖金合盛之。曰：「寒時但出此盒，則一室暄熱，不假爐炭矣。」無頗依其言，立表數日，果有黃衣若宦者，扣門甚急，曰：「廣利王知君有膏，故使召見。」無頗志大娘之言，遂從使者而往。江畔有畫舸，登之甚輕疾。食頃，忽睹城宇極峻，守衛甚嚴。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，至殿庭。多列美女，服飾甚鮮，卓然侍立。宦者趨而言曰：「召張無頗至。」遂聞殿上使軸簾，見一丈夫。衣王者之衣，戴遠遊冠，二紫衣侍女，扶立而臨砌，招無頗曰：「請不拜。」王曰：「知秀才非南越人，不相統攝，幸勿展禮。」無頗強拜，王罄折而謝曰：「寡人薄德，遠邀大賢，蓋緣愛女有疾，一心鍾念，知君有神膏。倘獲痊平，實所媿戴。」遂令阿監二人，引入貴主院。無頗又經數重戶，至一小殿。廊宇皆綴明璣，翠楹楹，煥耀若布金鈿，異香氤鬱，滿其庭戶。俄有二女褰簾，召無頗入。睹真珠繡帳中。有一女子，才及笄年，衣翠羅縷金之襦。無頗切其脈，良久曰：「貴主所疾，是心之所苦。」遂出龍膏，以酒吞之，立愈。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，目成者久之。無頗不敢受，貴主曰：「此不足酬君子。但表其情耳。然王當有獻遺。」無頗媿謝。阿監遂引之見王。王出駭雞犀翡翠碗麗玉明瑰，而贈無頗。無頗拜謝。宦者復引送於畫舸，歸番禺。主人莫能覺，才貨其犀，已巨萬矣。無頗睹貴主華豔動人，頗思之。月餘。忽有青衣，扣門而送紅箋。有詩二首，莫題姓字。無頗捧之。青衣倏忽不見。無頗曰：「此必仙女所制也。」詞曰：「羞解明璣尋漢渚。但憑春夢訪天涯。紅樓日暮鶯飛去，愁殺深宮落砌花。」又曰：「燕語春泥墮錦筵，情愁無意整花鈿。寒閨欹枕夢不成，香炷金爐自裊煙。」頃之，前時宦者又至，謂曰：「王令復召，貴主有疾如初。」無頗忻然復往。見貴主，復切脈次。左右云：「王后至。」無頗降階，聞環之響，宮人侍衛羅列。見一女子，可三十許，服飾如后妃。無頗拜之，後曰：「再勞賢哲，實所懷慚。然女子所疾，又是何苦？」無頗曰：「前所疾耳，心有擊觸而復作焉。若再餌藥，當去根乾耳。」後曰：「藥何在？」無頗進藥合，後睹之默然，色不樂，慰喻貴主而去。後遂白王曰：「愛女非疾，私其無頗矣。不然者，何以宮中暖金合，得在斯人處耶？」王愀然良久曰：「復為賈充女耶？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，無使久苦也。」無頗出，王命延之別館，豐厚宴犒。後王召之曰：「寡人竊慕君子之為人，輒欲以愛女奉托，如何？」無頗再拜辭謝，心喜不自勝。（勝字原空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遂命有司，擇吉日，具禮待之。王與後敬仰愈於諸媼，遂止月餘，歡宴俱極。王曰：「張郎不同諸媼，須歸人間。昨夜（夜原作夢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檢於幽府雲，當是冥數，即寡人之女，不至苦矣。番禺地近，恐為時人所怪。南康又遠，況別封疆，不如歸韶陽甚便。」無頗曰：「某意亦欲如此。」遂具舟楫，服飾異珍，金珠寶玉。無頗曰：「唯侍衛輩須自置，無使陰人，此減算耳。」遂與王別。曰：「三年即到彼，無言於人。」無頗挈家居於韶陽。人罕知者。住月餘，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。無頗大驚，大娘曰：「張郎今日賽口，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。」二人各具珍寶賞之，然後告去。無頗詰妻，妻曰：「此袁天綱女，程先生妻也，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。」後每三歲，廣利王必夜至張室。後無頗為人疑訝，於是去之，不知所適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王錡

天興丞王錡，寶歷中，嘗游隴州。道息於大樹下，解鞍籍地而寢。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，見紫衣乘車，從數騎，敕左右曰：「屈王丞來。」引錡至，則帳幄陳設已具。與錡坐語良久，錡不知所呼，每承言，即徘徊鹵莽。紫衣覺之，乃曰：「某潦倒一任二十年，足下要相呼，亦可謂為王耳。」錡曰：「未論大王何所自？」曰：「恬昔為秦築長城，以此微功，屢蒙重任。泊始皇帝晏駕，某為群小所構，橫被誅夷。上帝仍以長城之役，勞功害民，配守吳岳。當時吳山有岳號，眾咸謂某為王。其後岳職卻歸於華山，某罰配年月未滿，官曹移便，無所主管，但守空山。人跡所稀，寂寞頗甚。又緣已被虛名，不能下就小職，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。偶此相遇，思少從容。」錡曰：「某名跡幽沉，質性孱懦，幸蒙一顧之惠，不知何以奉教？」恬曰：「本緣奉慕，顧展儀儀，何幸垂垂厚意。誠有事則又如何？」錡曰：「幸甚。」恬曰：「久聞（聞原作聞，據明鈔本改。）散，思有以效用。如今士馬處處有主，不可奪他權柄。此後三年，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。若早圖謀，必可將領。所必奉托者，可致紙錢萬張，某以此藉手，方諧矣。」錡許諾而寤，流汗霏霏，乃市紙萬張以焚之。乃太和四年。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，後節度使溫造，誅其凶黨八百人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馬朝

馬朝者，天平軍步卒也。太和初，滄州李同捷叛，詔鄆師討之，朝在是行。至平原南，與賊相持累旬。朝之子士俊，自鄆饋食，適至軍中。會戰有期，朝年老，啟其將曰：「長男士俊，年少有力，又善弓矢。來日之行，乞請自代。」主將許之。乃戰，鄆師小北，而士俊連中重瘡，僕於鬥場，夜久得蘇。忽有傳呼，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。且無燭，士俊窺之不見。但聞按據簿書，稱點姓名。俄次士俊，則呼馬朝。傍有人曰：「不是本身，速令追召。言旋遂過，及遠，猶聞其檢閱未已。士俊惶惑，力起徐歸。四更方至營門，營吏納之，因扶持送至朝所。朝謂其已死，及見驚喜，即洗瘡傳藥。乃曰：「汝可飲少酒粥，以求寢也。」即出汲水。時營中士馬極眾，每三二百人，則同一井。井乃周圓百步，皆為隧道，漸以及泉，蓋使眾人得以環汲也。時朝以甕汲水，引重之際，泥滑，顛仆於地。地中素有折刀，朝心正貫其刃。久而士俊懼其未回，告於同幕者。及到則已絕矣。士俊旬日乃愈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郗元位

河東衙將郗元位者，太和初，常奉使京輦。行至沙苑，會日暮。見一人，長丈餘，衣紫佩金，容狀豐偉。御白馬，其馬亦高丈餘。導從近十輩，形狀非常，執弧矢，自南來。元位甚驚異，立馬避之。神人忽舉鞭西指，若有所見，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。元位亦西望，寂然無睹。及回視之，皆不見矣。元位瘁然汗發，髀戰心驚，不覺墮馬。因病熱，肩輿以歸，旬餘方愈。時河東連帥司空李願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夏陽趙尉

馮翊之屬縣夏陽，據大河。縣東有池館，當太華（華原作和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中條，煙靄嵐霏，昏且在望。又有漢泉穴其南，泉水清澈，毫縷無隱。太和中，有趙生者，尉於夏陽。嘗一夕雨霽，趙生與友數輩，聯步望月於漢泉上。忽見一人，貌甚黑，被綠袍，自水中流，沿泳久之。吟曰：「夜月明皎皎，綠波空悠悠。」趙生方驚，其人忽回望水濱，若有所懼，遂入水，唯露其首，有頃亦沒。趙生明日又至泉所。是岸傍數十步，有神祠，表共門曰漢水神。趙生因入廟，見神坐之左右，搏埴為偶人，被綠袍者，視其貌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。趙生曰：「此漢壤也，尚能惑眾，非怪而何？」將用划其廟。有縣吏曰：「此神廟，且能以風雨助生植。苟若毀其屋，適足為邑人之患。」於是不果墮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盧嗣宗

蒲津有舜祠，又有娥皇、女英祠，在舜祠之側。土偶之容，頗盡巧麗。開成中，范陽盧嗣宗，假職於蒲津。一日，與其友數輩，同游舜廟。至娥皇女英祠，嗣宗戲曰：「吾願為帝子之隸，可乎？」再拜而祝者久之。眾皆謂曰：「何侮易之言，瀆於神乎？」嗣宗笑益酣。自是往往獨游娥皇祠，酒酣，多為褻瀆語。俄被疾，肩舁以歸。色悴而戰，身汗如瀝，其夕遂卒。家僮輩見十餘人，捧拽嗣宗出門，望舜祠而去。及視嗣宗屍，其背有赤文甚多，若為所撲。蒲之人咸異其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三史王生

有王生者，不記其名，業三史，博覽甚精。性好誇炫，語甚容易。每辯古昔，多以臆斷。旁有議者，必大言折之。嘗游沛，因醉入高祖廟，顧其神座，笑而言曰：「提三尺劍，滅暴秦，剪強楚，而不能免其母鳥老之稱。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曷能威加四海哉！」徘徊庭廡間，肆目久之，乃還所止。是夕才寐而卒。見十數騎，擒至廟庭。漢祖按劍大怒曰：「史籍未覽數紙，而敢褻瀆尊神。鳥老之言。出自何典？若無所據，爾罪難逃。」王生頓首曰：「臣常覽大王《本紀》見司馬遷及班固雲，母（母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。）劉媪。而注雲鳥老反。（反原作及。）釋雲，老母之稱也。見之於史，聞之於師，載之於籍，炳然明如白日。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。」漢祖益怒曰：「朕中外泗水亭長碑，昭然具載矣。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鳥老乎？讀錯本書，且不見義，敢恃酒喧於殿庭。付所司劾犯上之罪。」語未終，而西南有清道者，揚言太公來。方及階，顧王生曰：「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？」漢祖降階對曰：「此虛妄侮慢之人也，罪當斬之。」王生遲日太公，遂厲聲而言曰：「臣覽史籍，見侮慢其君親者，尚無所貶。而賤臣戲語於神廟，豈期肆於市朝哉！」漢祖又怒曰：「在典冊，豈載侮慢君親者？當試徵之。」王生曰：「臣敢徵大王可乎？」漢祖曰：「然。」王生曰：「王即位，會群臣，置酒前殿，獻太上皇壽。有之乎？」漢祖曰：「有之。」既獻壽，乃曰。大人常以臣無賴，不事產業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業，孰與仲多？有之乎？」漢祖曰：「有之。」殿上群臣皆呼萬歲，大笑為樂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王生曰：「是侮慢其君親矣。」太公曰：「此人理不可屈，宜速逐之。不爾，必遭杯羹之讓也。」漢祖默然良久曰：「斬此物，污我三尺刃。令搦發者擗之。」一擗惘然而蘇，東方明矣，以鏡視腮，有若指蹤，數日方滅。（出《纂異記》）

張生

進士張生，善鼓琴，好讀孟軻書。下第游浦關，入舜城。日將暮，乃排闥聳轡爭進，因而馬蹶。頃之馬死，生無所投足。遂詣廟吏，求止一夕。吏止簷廡下曰：「捨此無所詣矣。」遂止。初夜方寢，見降衣者二人，前言曰：「帝召書生。」生遽往，帝問曰：「業何道藝之人？」生對曰：「臣儒家子，常習孔孟書。」帝曰：「孔聖人也，朕知久矣。孟是何人？得與孔同科而語？」生曰：「孟亦傳聖人意也。祖尚仁義，設禮樂而施教化。」帝曰：「著書乎？」生曰：「著書七千二百章，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，及魯論齊論。俱善言也。」帝曰：「記其文乎？」曰：「非獨曉其文，抑亦深其義。」帝乃令生朗念，傾耳聽之。念《萬章問》：「舜往於田，號泣於旻天。何為其號泣也？孟子曰：怨慕也。萬章問曰：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。然則舜怨乎？答曰：長息問於公明高曰。舜往於田，則吾得聞命矣。號泣於旻天，怨於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」帝止生之詞，憮然歎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亦此之謂矣。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載，暴秦竊位，毒痛四海，焚我典籍，泯我帝圖，蒙蔽群言，逞恣私欲。百代之後，經史差謬。辭意相及，鄰於詖諧。常聞贊唐堯之美曰：垂衣裳而天下理，蓋明無事也。然則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，至於滔天懷山襄陵。下民其咨，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。亦聞贊朕之美曰：無為而治。乃載於典則云：賓四門，齊七政，類上帝，禋六宗，望山川，遍群神，流共工，放驍歡兜，殛鯀，竄三苗。夫如是與無為之道遠矣。今又聞泣於旻天，怨慕也，非朕之所行。夫莫之為而為之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之者，命也。朕泣者，怨己之命，不合於父母，而訴於旻天也。何萬章之問，孟軻不知其對？傳聖人之意，豈宜如是乎？」嗟不能已，久之謂生曰：「學琴乎？」曰：「嗜之而不善。」帝乃顧左右取琴，曰：「不聞鼓五弦，歌《南風》，奚足以光其歸路？」乃撫琴以歌之曰：「南風薰薰兮草芊芊，妙有之音兮歸清弦。蕩蕩之教兮由自然，熙熙之化兮吾道全。薰薰兮思何傳。」歌訖，鼓琴為《南鳳弄》。音歆清暢，爽朗心骨，生因發言曰：「妙哉！」乃遂驚悟。（出《纂異記》，明鈔本作出《原化記》）